

董澤芳 主編
荊楚文化研究叢書

袁宗道集箋校

〔明〕

袁宗道

著

孟祥榮

箋校

湖北人民出版社

袁宗道集定本

明袁宗道著 明袁宗道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SHI CHUBAN SHE

「明」袁宗道 著 孟祥榮 箋校

袁宗道集箋校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袁宗道集箋校/(明)袁宗道撰;孟祥榮注.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7

ISBN 7—216—03715—4

I. 袁…

II. ①袁…②孟…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注釋—中國—明代

IV. I214. 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63413 號

袁宗道集箋校

(明)袁宗道 著 孟祥榮 箋校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發行:

地址:武漢市雄楚大街 268 號
郵編:430070

印刷:荆州市石地彩印有限公司
開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數:328 千字
版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數:1—1 500
書號:ISBN 7—216—03715—4/I·317

經銷:湖北省新華書店
印張:14. 125
插頁:4
印次: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25. 50 元

本社網址:<http://www.hbpp.com.cn>

袁伯修先生

白蘇齋集

公安繼善堂重梓

白蘇齋類集書影（一）

白蘇齋集序

高江束峽七百里然後雷瀉
東注於荆岳武黃之間猶之
思瀾言泉停滙膈臆透咽而
出必成大聲雖當一聲於黃

白蘇齋類集目錄

從孫照重鐫

一卷古詩類

過黃河

訪陳晦伯先生留飲

題瘦馬卷

送吳尙之太史告歸

題栢溪沈先生墨竹

題司選君寒玉軒卷

白燕篇爲元馭閣老

顧仲方畫山水歌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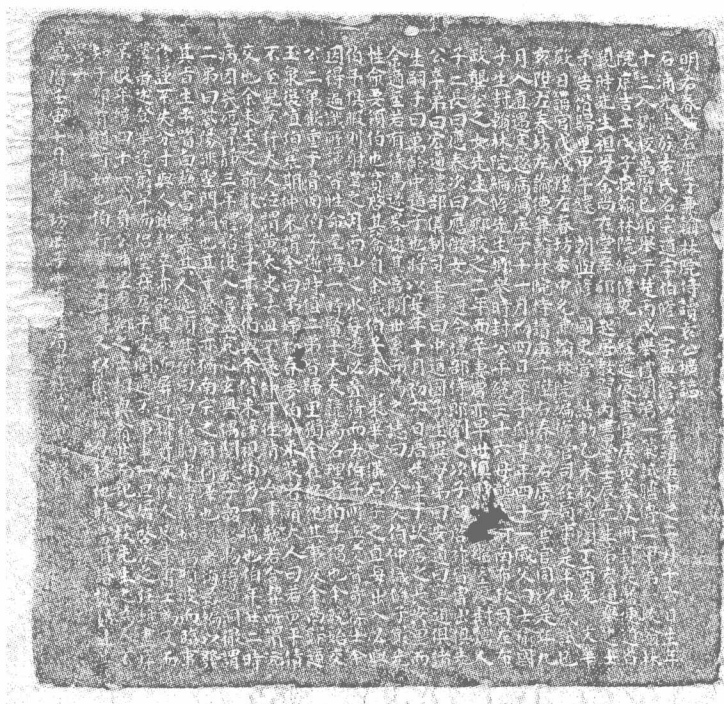
寒食有感

詠懷效白

壽亭舅贈我宜興瓶茶具酒具喜而作歌

書讀書樂後

詠懷



明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袁公壙志

拓片由公安縣文聯主席李壽和先生提供

總序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區域文化是一個極富生命力的研究領域，上個世紀前期以來，形成了荆楚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衆多的獨立研究領域，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荆楚文化的研究。荆楚文化不僅以其源遠流長、特色鮮明而著稱於世，而且以其內涵豐富、思想深邃而影響古今。荆楚文化包括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兩個層面，物質文化層面包含青銅冶鑄、絲織與刺綉、髹漆工藝、城市與建築等；精神文化層面包含政治、宗教、法律、哲學、文學、藝術、科技、風俗等文化形態，其構成主體是道家哲學和屈宋文學。道家的代表作《老子》《莊子》，以其超然的態度來對待塵世的紛爭，體現出鮮明的超逸之風；莊周的散文和屈原的詩歌，以其意境之幽遠、想象之奇特，代表着荆楚文化的文學高峰。荆楚文化蘊含着荆楚先人筆路藍縷

的進取精神、不分彼此的開放氣度、標新立異的創造意識與以身相殉的愛國情結。荆楚文化熏陶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他們以各自的聰明才智為燦爛的荆楚文化添彩增色。隨着時間的推移，荆楚文化的研究越來越引起人們重視。以荆楚文化為研究對象的“楚學”現已成為一門顯學，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荆楚文化的研究要本着“遠目標、大視野、全開放、高起點”的思路進行全面系統的規劃。首先應確立高遠的研究目標，要致力於弘揚荆楚文化精神，讓荆楚文化在社會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發揮作用。其次，應具有廣闊的研究視野。所謂大視野，就是無論是在內容上和時限上，都不能只局限於狹義的荆楚文化進行研究。荆楚文化是一種區域文化，但荆楚文化的研究不應該是區域性的，應該把荆楚文化放到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廣闊的文化視野中去研究。其三，應具有開放的意識。荆楚文化具有開放性，這種開放性不僅表現在她具有較強的擴張性和兼容力，更表現在她是一種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文化。荆楚文化的研究也應該具有開放

性，在課題研究、項目開發、資料整理、人員配備等方面要進行全方位的開放與合作。十分可喜的是，經過學者們半個多世紀的努力，荆楚文化研究從深度挖掘，從廣度拓展，已經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和突破。尤其是近20多年來，有關荆楚歷史與文化的綜合性及專題性研究著作競相問世，使荆楚文化重現出迷人的風採。我們今后的研究要確立更高的起點，進行多種學科的交叉研究，以取得更多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荆州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人在此建都長達400多年。荆州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的古代文化遺存，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一批生於斯長於斯的學者致力於挖掘整理荆楚文化遺產，弘揚荆楚文化精神，矢志不渝地在這一研究領域不斷開掘，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套《荆楚文化研究叢書》收錄的專著就是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這套叢書的研究範圍是廣義的“荆楚文化”，但先秦時期楚國歷史與文化無疑是研究的重心，與之相關的課題涵蓋了楚國的歷史、文學、宗教、思想、藝術等研究領域。叢書選題不拘一格，以學者們的

個人研究方向來確定。在這些研究領域中，學者們或進行宏觀的研究，或進行微觀的探求，或縱向的發掘，或橫向的比較，總之，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弘揚優秀文化的目標一致；研究的風格不同，但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問題的方法一致。這些研究成果的問世，進一步發掘了荆楚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可以為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提供更多的借鑒。希望我們的學者在今后的研究中，繼續發揚楚先人筭路藍縷的開拓精神，立足於新世紀，高瞻遠矚，匯通古今中外，在廣度深度上下更大的功夫，力求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建設先進的文化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袁宗道

前 言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一字無修，號石浦，湖北公安人。萬歷十四年進士及第，選庶吉士，任編修，歷官春坊中允，終右庶子。宗道與弟宏道、中道并有文名，時稱“公安三袁”。

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曾對袁宗道作過這樣一個評價：“伯修在詞垣，當王李詞章盛行之日，獨與同館黃昭素，厭薄俗學，力排假借盜竊之失。於唐好香山，於宋好眉山，名其齋曰‘白蘇’，所以自別於流俗也。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脈，實自伯修始之。”^① 錢氏的評價應該說是很精準的，一方面因為錢氏是公安三袁中小修的摯友，十分熟悉三袁的情況；另一方面，錢氏作為晚明文壇巨擘，其眼光和識力是無庸置疑的。就才學而言，宗道肯定要比宏道遜色，盡管他也算得上是“一個早熟的天才。”^② 但是，影響袁宗道文學成就和地位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此。與才學的高低相比，宗道身上承載的文化傳統跟新思潮的激蕩所帶來的內在人格衝突

①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錢伯城《白蘇齋類集》點校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對他造成的影響，無疑要大得多。同時，作為世代業農的家族的長子，以及許多輩以來的第一個經由學而優則仕的人，其宗法血緣的文化規制也在他的靈魂深處形成一種巨大的內控力，使他在潛意識層面即對宗法家族的聲名和榮辱懷有深深的恐懼感。這些可以說都是使袁宗道的發展受到制約的力量。

宗道正式步入仕途是在萬歷十四年。這一年的會試，宗道拔得頭籌。殿試又高中二甲第一，選庶吉士，除翰林院編修。這不僅在袁氏家族來說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而且在許多人看來，更是平步青雲，命途大順的好時機。其實，命運如果不對袁宗道開玩笑的話，他的仕旅應當說還要來得順一些。據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載，當時主試官已定宗道為在一甲，但是在讀試卷時，宗道之文由大學士許國來讀，許國為江南人，其音啁啞難懂，未為上所喜，故而黜在二甲。^①好在宗道仍被選為庶吉士，並出任東宮講官，雖說走了一點點彎路，尚不至於有大礙。

就其天性而言，宗道確實是作官的好料子。他的為人，其弟小修曾有極好的說明。小修在《告伯修文》中說：“兄之為人，清白好修，砥礪名行，事可與天知，語可對人言，無一念不真實，無一行不穩當，小心翼翼，周詳縝密。自入仕途，十五年未見以一字干人，不欺暗室，不愧衾枕。身死之日，一貧如洗，棲身一室，尚未能具。守官守道，有如處子。”^②在《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形狀》中，他引宗道的話說，“居宗

①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十八。

② 袁中道《珂雪齋集》卷十九，錢伯城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人間，當斂其鋒鏑，與世抑揚，萬石周慎，為安親保身之道。”^①雖然說作為兄弟，中道的話難免有些說得過頭，但宗道的人格品性，應當大致是不差的。三袁之師李贄更有評價：“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②憑著李贄的眼光和識力以及對公安三袁的相知之深，他的意見我們是沒有理由不聽取的。綜合觀之，可見宗道的為人就是周慎與穩實。這樣的品性，加上本身出自翰林的際遇，如果假以天年，宗道的前程還真未可期。只是他教過的學生是個短命的皇上，而他這個老師亦得年不永，所以本可有一番作為的，不料就此消歇，良可歎也。不過，宗道真的做官與否，對我們的研究而言，還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因為我們是要在晚明宏大的文化背景上去省察宗道的內在人格的衝突，從而就古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與人格獨立性的問題作一些探究。

具體的物質生存環境固然重要，但古代士人更看重的是一種文化的環境。就中國傳統的文化語境而言，它是由儒、道、佛三大體系而共構的。在長期的時間進程中，它們交替發展，各領風騷，呈現出三足鼎立之勢。魏晉而後，儒道漸次式微，佛教活力四射。但是自南宋以還，儒學援引佛理重施改造而再獲新生，因而也就帶來了佛學的頹衰。到了明中期，由於內外部的原因，不僅佛學禪道凋零，僧行稠雜，宗道之祖，微亦極矣；而且儒學也因理論上的缺乏創新，實踐上的功利化和形式化，亦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按孟子的說法，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所以儒學的頹勢也必定會有人出來施救，這個人就是王

① 袁中道《珂雪齋集》卷十八，錢伯城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袁中道《珂雪齋集》卷十八，錢伯城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陽明。王氏所發動的聲勢浩大的心學運動，其結果是在晚明思想界掀起了一股狂飆。誠如黃卓越博士所言：“是帶動了整個學界基本思維模式的大規模轉型，促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晚明思潮’。”他更進一步指出了陽明之學的理論基礎：“從學術性質上看，王陽明是代表儒學的一方并以恢復傳統‘聖學’的名義而提出整套思想改革方案的，但其學說的深層構造，也即理論得以起動的動力，卻是來自佛教心性論，以致能最終擺脫儒學長期體內迴圈終至滯頓的痼疾（過去理學取佛的要素事實上已因內部循環消耗完畢），建立起一套向外開放、可供不斷重新詮釋的體系。”^①由此可見，晚明心學與佛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它已經在相當的程度上有別於傳統的儒學體系了。在公安三袁出道之時，心學已在全國特別是士夫之間形成了極大的沖擊態勢。宗道的受心學與佛學的影響，當是在他會試之後。中道在好幾處都談及這一問題。他在《中郎行狀》中說，“明年（即萬歷十七年——引者注），上春官。時伯修方爲太史，初與聞性命之學，以啓先生（宏道）”。在《石浦先生傳》中則說得更具體：“己丑，焦公竑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師，先生就之問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深有爲龍潭高足，數以見性之學啓先生。乃遍閱大慧、中峰語錄，得參求之訣。久之，稍有所豁。先生於是研精性命，不復談長生事矣。”^②中道的話有幾點很重要：一是指出宗道的接受心學與佛學的具體時間，即萬歷十六、十七年間。因爲在萬歷十六年十月，“庚寅，大學士申時行等題：授庶吉士林承芳、吳應賓、袁宗道、全天敘、蕭雲舉、王圖、彭烺、黃汝良詮注翰林

① 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第一章，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袁中道《珂雪齋集》卷十七。

院編修、檢討”。萬歷十七年二月丁亥，又“以翰林院編修袁宗道充經筵展書官。”^① 可知在翰院和講筵是宗道研精性命的開始。二是指明了問學的對象，即焦竑、瞿汝稷以及僧深有。萬歷十七年己丑，焦竑中一甲一名狀元，授修撰。焦竑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為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故以佛學即為聖學。”^② 而瞿汝稷時官刑部主事，通曉佛學。錢謙益曾說他“博學無所不窺，尤精內典，一時推為多聞總持。”^③ 而麻城人深有即無念，幼即好佛，遍參諸方，與李贄交二十餘年。三是指證了宗道以及他的兄弟們問學的基本過程。在向焦氏、瞿氏等問學之前，袁氏對於道教老莊之學相當長的時間內興趣很濃。這一方面是出於身體的原因，中道曾說宗道“抱奇病，病幾死。有道人教以數息靜坐之法有效，始閉門鼻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有譚冲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坐而得也。”^④ 宗道得奇病的時間他自己有說明：“僕年十余歲時，善葛君。二十一二犯霜露，幾不起。”^⑤ 後來一邊吃葛醫的藥，一邊習靜，方得痊。另一方面自然是學理上的考慮了。雖然說晚明士大夫醉心性命之學，但是對道教也并非全然棄之不顧。事實上佛與道在許多方面是比較接近的。比如倡自然與自由，重出世與去利等，而且許多的學人更是以佛釋道和援道證儒。焦竑就在其《焦氏筆乘》里專列“佛典與莊子”、“惠靜衍莊子”等條目；而釋子德清更是著《觀老莊影響論》和《道德

① 《明神宗實錄》卷二〇四、二〇八。

②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五，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本。

③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之《瞿少卿汝稷》。

④ 袁中道《珂雪齋集》卷十七。

⑤ 袁宗道《白蘇齋類集》卷九《葛醫序》。